

負面思維

李若梅

亞視訪問了當年的抗沙士英雄鍾尙志醫生。他在抗疫過後，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工作了三年，回來後看到社會對醫療改革所抱持的負面態度，有感而嘆了句「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指出，香港的醫療服務在世界可躋身前茅之列，不遜於任何先進國家，甚至勝過它們，可是香港人仍是抱怨多，而且不改革時便罵當局不思改革，改革推出了又嫌改得不够，似乎永遠都無法滿足。

是的，他們要求增加醫護人手，縮短輪候時間，但不能因而調升收費，似乎認為最好對市民生養死葬才是個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的社會近年陷入了一種負面思維（think negative）的桎梏，有點像「文革」時期那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主義。這是議員為求勝選，媒體為求生存而皆陷入民粹主義所導致的惡果。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做人難免有些怨氣，議員和主流媒體為攫取民心而附和小市民的情緒，整天不是罵這個就是罵那個，所有的新聞都是壞消息，所有的人都是壞人，令大家感到人生沒有希望，前途沒有光明，生活沒有意義。

在人民快樂指數的國際民調中，香港總是排名靠後，就是負面思維的結果。

香港人要快樂起來，必須如鄭中基的那個稅務貸款廣告所言——think positive，正面一點，不僅交稅如此，人生更應如此。



我至今還弄不清楚那所音樂學院的通道結構，彷彿每一條路都可以通到宿舍，但如果讓我單獨走一遍，我猜多半會迷途。

從宿舍來去，有時走路，有時騎自行車，都是一大夥人，我只是跟着他們走。有時穿過廣場，繞過大理石像的水池，在花園之間的小徑穿穿插插，轉入一條橫巷，拐一個或兩個彎，不多久就看見「懷園」，走進去就是那宿舍了。有時從橋頭那邊轉入窄巷，在窄巷裡左穿右插，大概走十分鐘，也可以走到「懷園」。

那天凌晨在音樂學院附近下車，繞過大理石像的水池，在花園之間的小徑走了一會，才發覺

音樂迷宮

葉輝

那裡有好幾個圓形的門洞，外面都是窄窄的橫巷，兩旁都是五、六層高的房子。走了好一陣子，不知該從哪一個門洞走出去。那是一個下着微雨的清晨，到處都是鋼琴、小提琴、二胡的聲音，還有男中音、女高音……也許還有點鳥叫，簡直是一個充滿熟悉又奇幻的聲音世界了。從花園走向廣場，站在廣場再憑記憶認路，碰不見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但耳畔卻響起斷斷續續的，跟微雨混雜在一起的樂器和拉嗓子的聲音。

終於找到「懷園」了，但卻不知道是怎樣找到的，也許讓我再找一次，我依然要迷途半天。那是一個音樂的迷宮，彷彿每一條路都走得通，但站在起點的時候，卻無法肯定走哪一條路才好。

裁員今昔

雲家洛

時也命也；留下的，知道自己繼續有工做，裁員的同事傷感一會，可以安心繼續工作，為公司創造價值，製造財富。

裁員潮下，打工仔悲涼，但管理學說謂，一家公司一般可以裁員一成而不影響運作，因為的確每家企業都有冗員，工作流程隨時日積累而變得繁雜而分工太細，只要对症下药，公司輕裝上陣，未必壞事。

問題是，當下的企業，裁員策略莫名其妙。它們的裁員過程猶如剝洋葱，不是大刀闊斧，而是每隔三數星期剝一點，一批一批地裁。企業如此，可能力圖避免外界知道自己大批裁員，不想一次過裁得多，被罵「沒良心」；另一情況，乃企業自知已裁得太過分，但又要繼續減省人手，賺到盡，只能慢慢地裁，測試員工的忍耐力與運作是否能維持正常，數星期下來，發現原來可以，就繼續減下去。

如此裁員，問而知，只會導致員工人心惶惶，每天上班，看着人事部同事拿着大信封穿樓辦公室、看着鄰桌的戰友忽然消失。冷酷的工作，士氣低落，每個人都不能打算未來，長遠的工作，發展計劃都變得多余。這是哪門子的管理哲學？

情義和金錢對決

陶然

在當今世界足球壇上，金錢舉足輕重，許多球星為的是金錢跳槽，其他一概不顧。近期就有如羅賓奴為了全英最高周薪一百七十三萬港幣，反口放棄車路士而加入曼城。當然你必須具市場價值才會有人搶，不然的話，沒人會開如此天價邀你加盟！

球技很重要，那是球星安身立命之本，你踢得出神入化，球迷就擁護你，評審也投你的票；即使你放蕩不羈，私生活不檢點，有多少讓人搖頭的最不良記錄，那又如何？不要緊的是他的球技了得，這才是「真本事」，其他都不重要。是考他的球星身份，又不是審他的道德風範。球迷在意的是他在球場上的表現，其他的嘛，不談也罷。

這個世界上，錢實在太重要了，為了金錢，一些球星什麼也在所不計，包括名譽。但是，雖然大多數球星見錢眼開，但也有未必是這樣的人，比方卡卡，曼城以破世界紀錄的十點八四億港幣（即一億英鎊）提出收購，並承諾給予五百四十二萬港幣（即五十萬英鎊）的周薪，卡卡也拒絕了。不是他嫌錢腥，而是他認為他在AC米蘭「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愛護，所以我在這裡過得很開心。」他還強調留隊之後不會要求會方大幅加薪。在拜金的當代球壇，這無疑是極為罕聽的聲音。當然也有人爆內幕，聲稱這項交易胎死腹中另有內情，但不論真相如何，比起見利忘義的那些大牌，起碼卡卡的姿態很正氣。

狂流春醒

黃子程

朋友也真的樂於享受著身邊的人送他的美饈：馬神。之前朋友還和大夥兒笑我們的暢銷哲學家，他帶頭說：「唉，今時今日，哲學教授經已道成肉身，他以為自己不再是小小哲學學者，而是哲學之神了。」

懂笑人，卻不知背後也給人笑。人到此時，漸漸神化，也許是由於人生智慧確實累積了一點，但也可能是由於寂寞，更有可能是生活上的孤獨，漸脫離人群，也漸不食人間煙火，不知人間何世了。看到朋友一個個的這樣「飛黃騰達」，難免有點兒感傷，長年的共同生活、共同思想，一下子來個急轉彎，又不知將飛到哪兒去？真的有點不忿，月不長圓，變幻確然永恆，那我又有什麼辦法？

過去一段日子，跟朋友每周賽馬一兩天，彼此心有靈犀，雖非怎麼贏錢，但能與關係複雜的圈中人玩智能角力，總覺有無窮樂趣。那時節，每到一處吃飯，總有大廚或夥計索取一二貼士，吾友馬神一一應酬，大家樂不可支，偏偏命中率又相當高，皆大歡喜，生活確是美好。然而圈中哪有永恆的規律，吾等忙於工作的人又怎有時間恆久地與之周旋，扭其六壬？除吾友馬神還可以與之匹敵外，我們大都鶴羽而歸，尤其是我，還是腳踏實地讀書寫作去吧，一下子狂流春醒，方才驚覺，竟是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的究有什麼？

金錢魔鏡

葉特生

金錢並非罪惡，本是中性的，花花綠綠的死物而已，但卻有挑動人潛在私慾和邪念的能力，並且貪念一起，就如風中疾走，難以回頭。金錢好像一面鏡，但這鏡照明人的本來面目後，不能助人幡然醒悟，反令迷失善良本性，所以只可能說是一面魔鏡。

○三年美軍遠征伊拉克，一隊美軍在幾個鐵箱中發現數達二億美元的巨款，其中一位士官後來接受記者訪問，形容當時情況：「大家臉色都變了，變得瘋狂而邪惡，本來都是同生共死的同袍好兄弟，馬上拉開了距離，私下談到要不要殺人滅口，獨吞財富。其實大家都知道彼此在想些什麼，仇恨和猜疑突然產生，氣氛變得詭異。」

最後因為知道的人太多，不可能獨享，於是各人自撈一把藏起，最後當然紙包不住火。這已經是最好的一個結局。儘管如此，那些軍兵最後還是被開除軍籍，失去工作，友誼和榮譽，又一分錢都得不到。可怕的是：面對金錢，人的罪性馬上被挑動，自私自婪殘忍詭詐赤裸裸呈現，即使有人抗拒誘惑說：這些錢我不想要，你們自行分掉吧！恐怕也沒有人肯相信他，更加認為他是危險人物，隨時會去舉報，所以不肯同流合污也不可得。金錢不但能挑動，更能夥脅衆人同陷罪惡之中，貪污集團起初不一定人人貪錢，但形格勢禁，有如集體處於流沙漩渦，不管你甘不甘心，因著重力，必然集體被埋葬。何況人人都犯罪，罪就顯得不那麼污穢了。陳水扁貪腐集團曝光，團夥分子個個悔不當初，不明白一生清廉自持，怎麼會突然有如鬼迷心竅？是金錢背後的確有鬼，煽惑人心。當然，法律無法接受這自辯，只有俯首靜待處分。

消化和消費

阿濃

過分飽餐之後，要稍為節食，讓腸胃好好消化一下。

在金融海啸下，生活的各方面，也正是「消化」的好時機。

許多人家的衣櫃、鞋櫃已經擠得滿滿的，以前上街，見到合意的還是會買、買、買，甚至同款的買幾件。經過一段日子發覺連包裝也未拆，價錢牌還在上面。這就是服裝的積滯，提醒自己，一兩年內別再買新衣新鞋了，讓衣櫃、鞋櫃消化一下。不合穿的送人，不夠時款的稍為修改一下。

許多人家的冰箱裡有儲藏得忘了日子的海味、南貨，要翻出來檢點一下了，送人也好，自用也好，不論多好的折扣也別再買了。

孩子的玩具堆滿了房間，如果有雜物房的話可以找出一大堆來。

其實有些玩具只玩過三兩次，新的玩具一來便被打入冷宮。把它們找出來，清潔一下，又可以當新玩具玩。舊的CD，許多人擁有過百甚至數百。其實舊歌往往比新歌更好聽，暫時忍手買新歌，讓舊歌帶給你許多美好的回憶。

「消化」而不「消費」，不能刺激經濟，卻有助環保。

牛肉麵

關平

覺，有點接近意大利粉「Spaghetti」的效果。我一直不明白，這種「嚼勁」效果為何香港的北方麵店都做不出來，或是香港人吃不慣也說不定，君不見香港茶餐廳的意大利粉都煮到差不多成為麵團，入口即溶，令意大利人搖頭嘆息。

八十年代訪台北，時常去重慶南路的書店，很自然便會順道光顧桃源街的老王牛肉麵大王，來一碗碗順道光顧牛肉麵大餐。他家的牛肉麵中帶爽，調味適中，是我至愛。大概因為店主年老退休休養了盤，味道已今不如昔。

近年到台北，有朋友介紹老黃牛肉麵，光顧過他們在重慶南路和三的店，麵條下得夠水準，但牛肉純瘦的多，非我所愛。

今次往台北，專誠往訪永康街和麗水街交界的老張牛肉麵，一吃之下，驚為天人。麵條有嚼勁不用說，牛肉選肥瘦加筋的牛腱肉（香港叫牛腩），燉得火候足夠。連伴菜的酸菜，都選一些爽脆的品種，可見其要求嚴謹。

雖然號稱川味，但朋友考據，台灣的牛肉麵根本並非源自四川，是當年跟隨老蔣跑去台灣的老兵創製出來的。如今返鄉內地，竟叫加州牛肉麵，其實這麵跟美國哪有一點關係呢？

想起你

梁式芝書院 中七 鍾文珊

那天
我心如鐵石
從床上拖下骨軟筋酥的你
衝向家門，跑向前院，走向路邊
撒下你
在落葉上你躺下
在秋風中我離去

當晚
我心如懸旌
從窗邊瞥見載滿廢物的車
駛過家門，奔向前院，停在路邊
運走你
在轟隆轟隆的車聲中你遠去
在滴答滴答的分秒間我難眠

翌日
我心如刀絞
從電話得知託你於我的她
跌在地上，壓在車底，死在路邊
遺下我
在泥土裡她長眠
在花海間我思念

今天
我心不在焉
從窗櫺隙見煥然一新的你
穿上新衣，添上飾物，標上價格
看着我
在琳瑯滿目的小熊間你呆等
在人來人往的商場裡我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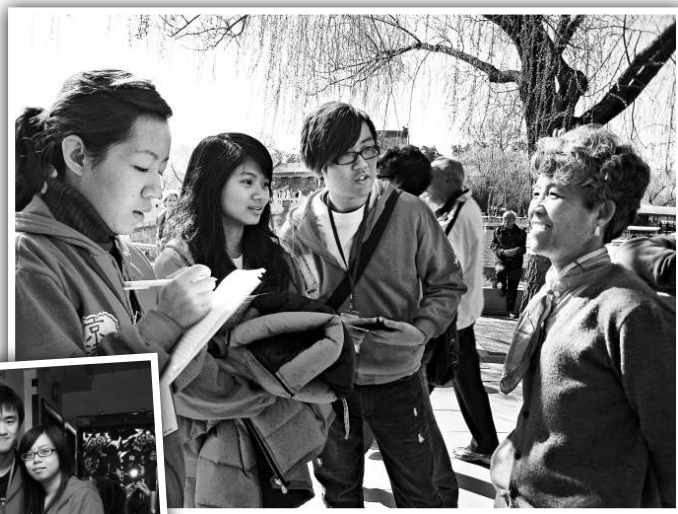
在畢業禮還沒開始前，大家還開玩笑說誰哭了誰就請客，沒想到主持人一開口說話，全場就陷入了離別的傷感中，連平時最調皮搗蛋的男生也靜默著。當主持人用柔和的聲線訴說着一句句動人的話語，只見同學們已眼泛淚光，或昂起頭留下眼眶的淚水，或低著頭暗暗抹拭。畢業禮來到尾段，同學們互相握手，彼此祝福。這個特別的環節，如果放在平時大家一定會鬧得不亦樂乎，但此時此刻，每個人都十分認真。這時，音樂響起，講台上的大屏幕投影着一幅幅滿載回憶的相片，終於有女生按捺不住，眼淚縱橫。這眼淚似乎有着傳染的力量，很多同學接二連三地哭起來……

放學的时候，再一次來到校門前，看着散落一地的鳳凰花瓣，我們相視而笑。鳳凰花開每年有時，誰也不能阻止離別時候的到來；大家升上了不同中學之後，都要繼續加油啊！

露的都是樂觀正面的態度，使我十分佩服。我真的十分欣賞他們對生活抱有的積極態度，更十分驚訝於他們對國家政府所表達的支持和信任。

在香港，我聽到的永遠是人們對政府抱怨責備的不滿聲音，很少聽到誰會對國家對政府有滿意的稱讚。這令我很迷惑，不知是因為北京人生活環境和獲得的社會福利已經比香港人更好了，還是北京人天生有着一顆知足的心，從而使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總是抱有正面積極的態度。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心繫家國」二〇〇八年京港文化交流感想，之五）



▲在北海公園與老北京交談
▲北京人對生活流露的正面積極的態度令港粵同學印象深刻

畢打行

徐振邦

中環的畢打街，原稱「必打街」，是以香港首位船政司的名字「必打」而命名。後來，政府將街名改為「畢打」街，但英文名一直維持不變。

在如今的畢打街上，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物是建於一九二四年的畢打行。畢打行擁有拱形門廊及雕刻裝飾等特色設計，是一座充滿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現在，畢打行是用作商舖及寫字樓。

這座建築物現已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牛池灣

黃家樑

踏入牛年，相信不少人對牛這種動物都產生了興趣，有關牛的地名也自然會引起更多市民的注意，故在此談談一些帶有「牛」字的地名，首先介紹的是九龍東的牛池灣。牛池灣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古村，位於牛頭角的北面，在二十世紀初期仍有二百多戶人家在此安居；村內居民以耕種和養雞養豬維生，也有到牛頭角海邊摸蜆以幫補家計的。「牛池灣」這個名字早見於清初嘉慶年間編修的《新安縣志》，書中記載了當時負責管理香港一帶的官富巡檢司下轄的五百多條村莊，其中就包括了「牛池灣」在內。由此可見，這個地名至少已有二百年的歷史呢！

民間相傳「牛池灣」古稱「牛屎灣」或「牛屎灣」，由於這些名字實在不雅，人們就改稱為牛池灣，但此說法未有進一步說明「牛屎」或「牛屎」的來源；即使《新安縣志》等古書也未有提及此名字，所以可信性較低。

根據香港掌故專家魯金的說法，昔日牛池灣的西北方有一個大水池，水池的形狀有如一隻正在睡覺的牛，於是人們就稱這水池為「牛池」，把附近的村莊命名為「牛池灣村」。事實上，如果我們翻開六十年代的地圖，察看開發前的牛池灣地形，的確可以看到一個形如睡牛般的水池！

昔日，這個水池為附近的農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所以備受村民的珍視。但隨著這個區域的開發，水池最終已不見了蹤影，只留下「牛池灣」這個地名，見證這一段滄海桑田的變化！

校園

校園孩子眼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聞聞新天地

難忘月亮之旅

廣州市小北路小學 六年級 曾穎婷

一天清晨，我們一家人仍沉浸在睡夢中。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們吵醒了。

我睜開矇矓的睡眠，打開防盜門一看：門外站着一位年輕人，他一身西服，打着好看的領帶，頭髮梳得油黑發亮，腳踏一雙黑皮鞋，穿得整整齊齊。他見我走出來，便立即雙手恭恭敬敬地遞給我一張宣傳單，上面寫着：「歡迎參加月球生活體驗」。

這是真的嗎？我嚇了一跳，再揉揉眼睛疑惑地問：「要多少錢呀？」忐忑不安的我禁不住緊盯着傳單往下看：「親身上月球，免費！」

「哇！太棒了！」我激動地大聲叫了起來。

「怎麼樣，小朋友，你會去嗎？請盡快決定，我們的登月旅程馬上就要開始了！」那位年輕人焦急地催促着。

我不假思索地說：「去！當然去！」然後便迫不及待地跟着那年輕人拔腳就走……

很快，我坐上了一輛通往月球的飛船。起飛了！我興奮得大叫起來。飛船快速穿過雲層，窗外飄浮的是一朵朵繽紛的雲彩；我再往下看，一串串行人像螞蟥一樣小，還有翠綠的一大片樹林，但不消一會兒便通通融化成一團霧影了。

老北京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商貿學高級文憑一年級 謝雅維

要了解北京的地道文化，當然要跟「老北京」聊聊天。那天一大早，接我們的北京同學便把我們帶到北海公園。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到公園來做訪問，後來才明白，北京很多人喜歡在空閒時間到公園休憩，特別是早上，老人家大多喜歡到公園晨練。

一走進北海公園，已看到了這裡一群那裡一衆地聚集了很多，有的圍在一起跳舞，有的在玩太極球，有的悠閒地坐在樹蔭下。我慢慢被那種湖邊柳樹成蔭，男女老少悠閒自在的氣氛所感染，這種場面在步伐急促的

香港很難看到。許多在這裡活動筋骨的地地人都很樂意與我們交談，無論是年長者或是帶着小孩散步的年輕夫婦，他們都十分熱情地為我講述他們的故事。令我驚訝的是，無論是年長的年輕的還是年少的，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前景都充滿希望，因為他們認為現在政府提供的生活保障和福利，特別是對老人和小孩都有很多優惠和照顧，他們大部分都滿意現有的政策，沒有為生活問題而感到不安，甚至更多地為中國現在的經濟科技不斷進步、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而感到光榮和自豪！

我們訪問了一對夫婦，他們帶着一個因患病而留下了殘疾的孩子；在他們的笑容和言談中，我發現他們流